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跋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  
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  
學在侍從思論之列其意以爲幸逢有道之君何忍  
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  
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

降致仕之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  
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  
奉表詣殿廷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  
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爲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  
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年雖耄耄拳拳戀闕之心  
皦如出口忠款自將不替往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  
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恩數便蕃視昔有加  
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宣公與

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  
尙載之簡冊至今以爲美談矧我皇上睿思天成神  
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  
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  
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  
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  
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備載日歷復  
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

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  
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  
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  
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  
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  
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  
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



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  
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  
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  
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內臣  
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  
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  
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  
釀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

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赭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旣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止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



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旣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夙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

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  
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  
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  
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寵恩之  
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臣雖無所猷爲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  
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  
臣敢竊援此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

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倣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尙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

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  
沈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  
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爲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  
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  
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  
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  
爲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  
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  
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  
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爲  
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  
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  
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  
視爲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



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  
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  
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  
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  
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  
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續所以法續者以  
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

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爲訓尙可以爲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旣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閱

此書不覺爲長慨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罇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

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耶濂旣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